

主编 黄德昌

同代人丛书·中短篇小说精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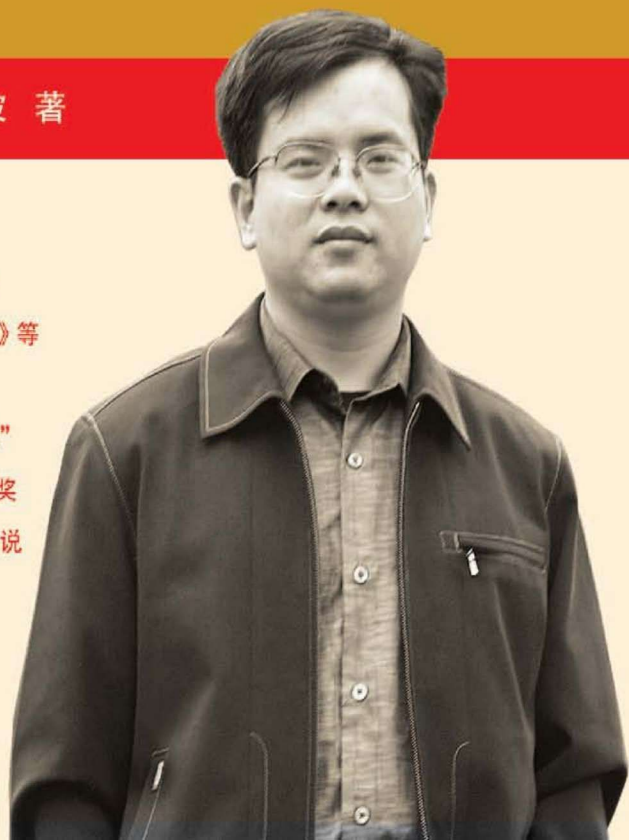
Zhongguo yinhang

中国银行

朱山坡 著

在全国著名文学期刊发表数十篇中短篇小说
多篇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新华文摘》等
转载并入选各种年度选本
入选“2008年中国当代最新文学作品排行榜”
曾荣获“广西文学·金嗓子”广西青年文学奖
《陪夜的女人》获首届郁达夫小说奖·短篇小说
提名奖。

广西人民出版社



同代人丛书·中短篇小说精选

中国银行

朱山坡 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银行 / 朱山坡著. —南宁 : 广西人民出版社, 2010.9

(同代人丛书 / 黄德昌主编. 中短篇小说精选)

ISBN 978-7-219-07073-4

I. ①中… II. ①朱…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63467号

策 划 李筱茜

责任编辑 彭青梅

整体设计  雅泰书装

中国银行

朱山坡 著

出版发行 广西人民出版社

(邮政编码: 530028 广西南宁市桂春路6号)

网址 <http://www.gxp-ph.cn>

印刷 广西民族印刷厂

开本 960毫米×1300毫米 1/16

印张 15

字数 228千字

版次 2010年9月第1版

印次 2010年9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219-07073-4/I·1304

定价 28.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朱山坡

本名龙琨,1973年8月出生,汉族,广西北流市人,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玉林市作家协会主席。2005年开始在《花城》、《钟山》、《中国作家》、《大家》、《天涯》、《青年文学》、《山花》、《小说界》、《江南》等刊物发表中短篇小说,部分作品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中华文学选刊》、《新华文摘》、《中篇小说选刊》等转载和入选一些重要选本以及登上中国当代小说排行榜等。现居广西玉林,为政府公务员。

主要小说作品目录

短篇小说

- 《两个棺材匠》发表于《花城》2005年第6期;
《山东马》发表于《青年文学》(上半月刊)2006年第2期;
《让他把话说完》发表于《中国校园文学》2006年第5期(上),
《读者》2006年第16期转载;
《中国银行》发表于《广西文学》2006年第5、6期合刊,荣获第四届“广西文学·金嗓子”广西青年文学奖;
《观凤》发表于《现代小说》2006年芒种号;
《美差》发表于《作品》2007年第8期;
《响水底》发表于《中国作家》2007年第10期;
《论语班》发表于《青春》2008年第3期;
《躺在表妹身边的男人》发表于《北京文学》2008年第3期,入选《中国当代爱情小说精选——从未如此爱过》;
《丢失国旗的孩子》发表于《大家》2008年第4期;



《单筒望远镜》发表于《大家》2008年第4期；

《陪夜的女人》发表于《天涯》2008年第5期,《小说选刊》2008年第10期、《小说月报》2008年第11期、《新华文摘》2009年第2期转载,入选《2008中国年度短篇小说》、《2008短篇小说——21世纪年度小说选》、《2008中国短篇小说精选》、《2008中国短篇小说年选》、《小说月报第13届百花奖入围作品集》等,进入“2008年中国当代最新文学作品排行榜”,获首届郁达夫小说奖·短篇小说提名奖；

《黑帮少年》发表于《芳草小说月刊》2008年第6期；

《鸟失踪》发表于《天涯》2009年第3期,《中华文学选刊》2009年第7期、《青年文摘》彩版(上半月刊)2009年6月转载；

《小五的车站》发表于《上海文学》2009年第10期,《青年文摘》彩版(下半月刊)2009年12月转载；

《公道》发表于《山花》2009年第11期；

《最细微的声音是呼救》发表于《文学界》2010年6月号；

《我在南京没有朋友》发表于《作品》2010年第6期；

《捕鳝记》发表于《红豆》2010年第9期；

《把世界分成两半》发表于《红豆》2010年第9期。

中篇小说

《我的叔叔于力》发表于《花城》2005年第6期,《中华文学选刊》2006年第1期转载,入选花城出版社《新世纪优秀中篇小说选(2001—2006)》；

《多年前的一起谋杀》发表于《作品》2005年第9期；

《空中的眼睛》发表于《山花》2006年第3期；

《米河水面挂灯笼》发表于《小说界》2006年第2期；

《大喊一声》发表于《钟山》2006年第3期；

《感谢何其大》发表于《江南》2006年第3期；

《跟范宏大告别》发表于《天涯》2007年第3期,《小说选刊》2007年第5期转载,被列入2007年度名家推荐“中国原创小说9月推荐榜”,入选《2007中国年度中篇小说》；

《中国银行》发表于《江南》2007年第4期；

《高速公路上的父亲》发表于《创作》2007年第6期,《山花》2008年第3期、《中篇小说选刊》2008年第1期增刊转载,入选时代文艺出版社《新实力华语作家十年选》；

《喂饱两匹马》发表于《小说界》2009年第5期；

《送口棺材去上津》发表于《江南》2009年第6期；

《败坏母亲声誉的人》发表于《钟山》2010年第1期,《中篇小说选刊》2010年第2期、《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2010年第3期转载。

目录

短篇小说

- 中国银行 / 1
陪夜的女人 / 13
躺在表妹身边的男人 / 31
响水底 / 42
鸟失踪 / 56
公道 / 66
两个棺材匠 / 78

中篇小说

- 大喊一声 / 92
跟范宏大告别 / 118
高速公路上的父亲 / 143
送口棺材去上津 / 178
败坏母亲声誉的人 / 209

中国银行

Zhongguo yinhang

上个月城北营业所发生了一起抢劫，一个老态龙钟的妇女走近我的窗口，轻声地问我，“是中国银行吗？”我低着头正忙于数钱，就快数完了，因此没有及时抬头看她。可能是我的态度惹了她生气，她低吼一声，“你正眼看看我！”我听出了这是一个激愤的男人的声音，有些沙哑。我抬起头来，站在窗前的却是一个老妇。我吃了一惊，和气地说，我能为你做什么吗？老妇突然从口袋里掏出一支五四式手枪对着我，哇啦哇啦地吼叫，意思是让我把堆放在桌面上的钞票装进他扔进来的尼龙袋里。我和同事们立刻都明白我们遇上了劫匪，另外两个客户吓得夺路而逃。我很慌张，茫然不知所措。因为我才参加工作两个多月，从没遇见过这种倒霉事。我用眼角瞧了瞧其他三个同事，她们也被黑洞洞的枪口吓呆了，高举着双手，没有给我任何指点，我只好将桌面上的一捆一百元面值的钱小心翼翼地放进尼龙袋里。“装多点——装够十万！”老妇鼓励我说，“他妈的，有了十万元看谁还敢取笑我！”当我将装了十万元的尼龙袋递给老妇，她竟抱着钱袋子呜呜地哭了。营业所的潘主任似乎松了一口气，胸有成竹地示意我再扔给她一堆钱。我木讷地又将一堆钱递给老妇。那老妇对我吼道：“够了！”

潘主任劝导说,袋子还空得很,多装点。她又示意我再递一堆钱给老妇。老妇一看到那么多的钱进了自己的袋子,竟然两眼发直,一股白沫从嘴里喷吐出来,并摇摇晃晃地倒在了地上。我被这个莫名其妙而富有戏剧性的情景弄糊涂了。潘主任却老谋深算地笑道:“这办法真灵。我一看就知道他是个精神病!”接到报警后的警察全副武装地冲进来,将老妇死死按住,然后拖走了。在拖走时,那老妇的花白色假发勾住一只垃圾桶掉在地上,我才看出来她原来真的是一个男人。枪也是假的,因为掉到地上时发出来的是塑料的声音,而且当场散了架。当天晚上潘主任给我打电话说,劫匪果然是一个有癫痫病史的外地人,刚从精神病院里出来几天。他要抢银行的理由很多,比如说他穷途末路了,孩子病了,本地人欺负了他,老婆跟别的男人睡觉等等,还有一条有趣的理由是听说中国银行是中国最有钱的银行,而且还有大把的美元和英镑。

几天后,我惊魂甫定便申请调到城南营业所。上班的第一天,营业所的新同事都以开玩笑的形式欢迎我的到来,小张还为我倒了一杯茶为我压惊,然后打开营业所的正门,面对熙熙攘攘的大街,开始新一天的营业。

我被安排坐在离正门最近的座位,那是请了产假的小李的位置,暂且由我代理。大家各就各位,准备面对不同的客户。我对这里的环境还不习惯,像刚刚搬进了一所新房子;对小李用的电脑还有点陌生,小心谨慎地调试一下。

“是中国银行吗?”

这时有一个尖锐的声音传到了我的耳朵。我确信,它也传到了其他同事的耳朵。我忙抬头一看,是一个头发雪白、脸上除了皱纹什么也没有的老妇。她的眼睛很小,鼻子扁平,嘴巴往里塌陷,看不见牙齿。这个老妇说不上端庄,也说不上十分丑陋,只是声音很尖锐,像撕裂布匹的声音。她是在明知故问,因为门口上头“中国银行”几个大字的颜色还很艳丽,相当醒目,如果她嫌汉字不好看,那么也可以看到中国银行的英文名称“BANK OF CHINA”,在三百米外也可以看得清楚。

之所以我心里有点不快,是因为她跟那个劫匪问了同一个问题,而且语气也差不多,带着鄙夷和嘲弄。如果那个劫匪还没被抓住,我完全有理由怀疑她是嫌疑犯并悄然报警。但我很快便肯定这是一个真正的老妇,一个风烛残年、弱不禁风的老妇。因此我很

快消灭了内心的不快，微笑着和气地回答说，这是中国银行营业所，请问你是存款还是取款？我愿意为你服务。

我说话的时候，小张她们却低着头或转过脸去窃笑。我不明白她们为什么要笑，而且笑得那么心照不宣、鬼鬼祟祟。也许她们认为我心有余悸，谈虎色变，看到老太婆便想到劫匪。我也对她们坦然自若地笑了笑，表明我已经从劫案的阴影里走了出来。而且我确信，站在我窗口前的老妇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老妇，而不是什么假扮的劫匪——世界上有很多老妇，包括你我的母亲，但不一定都是劫匪。

“你帮我查查，县氮肥厂四月份的退休金到了没有。”老妇说。她把存折递给我。她的下巴刚好碰得到柜台的平面，双眼直勾勾地盯着我，似乎对我并不那么信任。

我还是有点手忙脚乱，你等一下，我马上帮你查——今天都十一月二十七日了，怎么还查四月份的退休金？

老妇说，你是新来的？

我说是。

——小李呢？

——小李请产假了。

——你也生过小孩？

——我还没有结婚。

——你父母是干什么的？

——都是教师。

——教师好，教师的孩子有教养。你学校才毕业？

——快三个月了。

——你长得不错，我女儿年轻时也跟你差不多，可惜她比你死得早。

——哦。

——你比小李热情。

——是吗？

——小李很容易不耐烦，给人脸色，摔别人的存折，我看你不会。

我笑笑，我心想我可从没有摔过客户的存折。小李是一个很温文尔雅、说话和风细雨的女孩子，怎么会摔客户的存折呢？我怀疑这个老妇在恶意诽谤小李。我边想边给她查是否有新的款项到达她的存折上。

我查过了，她的存折上存进来的最新款项仍然是三月份的退休金，四百七十八元，三月二十八日中午到的，当天下午便被全部取出，现在的余额是二元八角。我告诉这个叫冯雪花的老妇：氮肥厂四月份的退休金还没到。这时我才想起，氮肥厂的退休金停发好几个月了。冯雪花突然破口大骂：“吴国锋这个大贪污犯，把一个好端端的厂搞垮了！要天诛地灭。”

我被她震了一下。她的脸上全是失望和激愤，嘴唇在微微颤动。

“你们应该追问一下，你们有责任追问一下。”冯雪花喃喃地说。她接过存折的右手在不断地颤抖。她戴上台面上专门为老年客户提供的老花镜，再次打开有点褶子的存折，又审视一次。

我说，你耐心一点，退休金也许明天就到。

冯雪花厉声说，你们应该为我追讨！

我想，银行是没有为客户追讨债务或退休金的义务和责任的，营业所从事的只是存取转账支付结账之类的业务，过去曾经有过揽储的任务，现在不准那样弄了。当然，营业所还有其他的工作，如鉴别假币、给客户找零钱等等，但肯定没有为一个退休工人追讨退休金的职责——那是政府和法院的事情。因此，我只能对她说，你给我留下电话号码，退休金到账了我便马上通知你，好吗？

“好什么！你跟小李一样只会唬人！你们都是一路货色！”冯雪花生气了，显然她对我也失去了信心，轻易便把我和小李归为一类性格和服务态度的营业员。

此时此刻同事们反而不敢笑了，都故作忙碌，或者装作没听到冯雪花和我之间的对话，她们打开钱柜，取出一捆捆花花绿绿的钞票，习以为常地堆放在桌面上。这成堆的钞票在我们的眼里，简直就是一堆普通的纸，堆得再高还是纸，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但冯雪花的眼珠子被那一堆堆钱灼伤了似的，突然把手从狭窄的窗口伸进来，要抓桌面上的钱。但她的手太短，远远够不着。我的心猛然一缩，倒吸了几口冷气，老妇手中的存折好像变成了一支手枪，我顿时惊呆了。小张镇静自若，大声对冯雪花说，你想干什么！

冯雪花怔了怔，才对着小张破口大骂，我想摸一下钞票都不成？年轻时我数过的钱比你们整个中国银行的钱还多，你们算什么东西——你们得把我的退休金追回来！

骂罢，冯雪花气冲冲地转身要走，但系着一根绳子固定在台面上的老花镜从她的脸上掉下来，把她的眼眶擦痛了。她抓起那眼

镜往大理石台面上一摔,那眼镜便碎裂开来,那些刚进来的客户见此情形不禁目瞪口呆。我也由恐慌变成了震惊。冯雪花的脸上掠过一阵慌乱,推开一个刚刚走进来的挡路的男客户,快步逃之夭夭。

冯雪花走后小张她们告诉我,冯雪花每天都要来一趟营业所查领她的退休金,经常由于存折空荡荡而对我们破口大骂,小李就是被她纠缠烦了骂多了才摔她的存折的。小张笑嘻嘻地说,你要是经受得起考验,年底评先进我们都选你。小林调侃说,小马连抢劫银行的事情都经历过了,难道还应付不了一个老太婆的纠缠?这个先进工作者称号她得定了。营业所里洋溢着一阵阵欢笑声,窗口外的客户们也觉得心旷神怡。

冯雪花对我的纠缠才刚刚开始。小张她们告诉我,她几乎天天如此,差不多每天都是我们营业所的第一个顾客。她是固定找第一个窗口,因此从此以后我就是她要找的人。第二天,她像昨天那样,果然早早就来到了营业所。同事们对我会心一笑。我耸耸肩,既无奈又觉得不必太介意。我抱着无所谓的态度,既来之则安之,有什么大不了的?

这次是我主动跟冯雪花打了一声招呼。我说,冯姨早呀。冯雪花还是不容商量地大声说,你们嫌我烦了是不是?这是中国银行,不是你们的私人钱庄,我天天来怎么啦?看不顺眼不是?

我微笑着说,你误会了,我们并没有嫌你烦,为客户服务是应该的,你也是我们的客户嘛。

冯雪花说,我女儿的嘴比你甜,可惜她死得比你早——你帮我查查我四月份的退休金究竟到了没有?

我说马上帮你查。我接过她递进来的存折,在设备上刷了一下,电脑屏幕上马上显示出二元八角的余额。我告诉她,还未到,你还得耐心等。

冯雪花突然大声骂道,这个吴国锋,天诛地灭啊!

我说,冯姨,你可以到氮肥厂去咨询一下……

冯雪花说,我天天去,每天出了中国银行的门口我便去氮肥厂,连人都找不着,他们像阴毛一样躲在裤裆里!

冯雪花骂得太脏了,我听着也觉得脸上发热,不敢正眼看她阴森的双眼。同事们也低着头作忙碌状。小张示意我不要跟她说话了。我便忍气吞声,给另一个刚来的客户办理业务。冯雪花还喋喋不休地骂。营业所里的顾客也觉得不舒服,但对她敢怒不敢言。

冯雪花煞有介事地说,中国银行跟氮肥厂是一伙的,你们都黑着心搞垮了氮肥厂,还不给我发退休金,想让我活活饿死。你们跟吴国锋是同谋,甚至你们都是他包养的情妇——吴某人倒台了你们还护着他!

我终于来气了,你怎么能侮辱人呢?

冯雪花吵架似的,吼叫着说,我就是要侮辱人,我都快饿死了,幸好还有力气骂骂你们,破鞋!

我猛地站起来,将她的存折往窗口外的大理石柜台一摔,严厉地警告她,你凭什么骂人? 这里是中国银行不是街头狗肉摊,你不要太过分!

冯雪花说,我就是这样骂小李的,就不能这样骂你? 你凭什么摔我的存折! 你比小李好不到哪里去,你们都是一路货色! 中国银行,一个专存阴毛的地方! 你们数的不是钱,是男人的阴毛!

我长那么大,从没见过如此蛮横、鲁莽、粗鄙的老妇。先前我对她的景况还是有些同情的,但现在只有愤怒和厌恶。虽然我是中国银行的职员,知道任何时候都要善待每一个客户,但我是一个经不起辱骂的人——作为中国银行的职员,我也必须维护中国银行的尊严。我大声说,你可以骂我,但你不能骂中国银行——如果你的嘴巴不干净,故意扰乱银行的经营秩序,请你出去,不然我要报警了。

冯雪花似乎感觉到了我的愤怒和报警后可能面临的麻烦,右手挥舞着存折,胡骂了几句,在众目睽睽之下匆促而去。

我以为冯雪花经此一闹,再也不会来城南营业所。在小小的陶城一共有八个中国银行的营业所,全国联网,方便得很。但第三天冯雪花还是像前两天一样准时而习以为常地出现在我的窗口。

“是中国银行吗?”冯雪花轻声地问,像遇到一个熟人问“吃饭了吗”一样,一副苦无其事的样子。

我冷冷地回答,是。

冯雪花说,东门口出了车祸,死者是我过去的一个同事的女儿,当场便死了,头脑浆液飞溅到灯笼桥。

冯雪花兴致勃勃地叙述她来中国银行的路上的所见所闻,欲向我们表示她已经完全忘记昨天的不快。但我们并没有搭讪。

“我的那个同事像我一样只有一个女儿。可惜她的女儿也死了,她也只能躺在床上等死,她都癌症晚期了。”冯雪花叹息说,“幸

好,我还有一个儿子。”

因此,我知道冯雪花曾经有一个女儿,并且现在仍有一个儿子。很明显,儿子成了她唯一的依托,或者说是她比她的同事更幸运的理由。但我们没空或不屑于和她搭讪,况且她说的事情与我们一点关系也没有。

“小马,今天你不用查我的退休金了,我知道还没有到。”但冯雪花还是递她的存折给我,略带羞涩地说,“领二元。”

我接过存折,吃惊地说,二元? 你的存折余额只有二元八角了。

“急用——可以吧?”冯雪花好像害怕我不给她取款一样,说话的语气轻柔而尴尬,甚至还带着哀求,与前两天咄咄逼人的态度截然不同,看得出来,她对我有几分愧疚。

我说,存款自愿、取款自由,悉听尊便。

冯雪花带着笑意看了小张她们一眼。她们正忙碌着,无暇理她。冯雪花便谦和地看着我,希望我的手脚麻利些。

“给我零钱。零钱耐用!”冯雪花又叮嘱我一句。

于是我给了她蓬蓬松松的二十张角币,同时告诉她,你的退休金确实还没有到。

冯雪花抓起存折和钱,转身便走了,走得很急。她穿着一身黑色的土布衣服,从背后看上去头发很乱,腰有些弯。

存折余额只剩下八毛钱后,我以为冯雪花会隔一些日子才来。但她仍天天准时来一趟我的窗口,风雨不改,而且几乎是早上八点零二分左右,几乎还是营业所的第一个顾客。令人意外和迷惑的是,她突然变得安静而和善,不再吵闹,也不骂人,她还亲切地与我们每一个人打招呼。我们都为她的改变而感到如释重负,小张她们甚至还向我表示祝贺。其实这没有什么值得祝贺的,因为她的转变并非我的功劳,而且也不能给我的工作带来新的变化,我每天上班后的第一件事还是不厌其烦地为她查证氮肥厂是否已经发放四月份的退休金,结果却都是一样,四月份的没有发,四月份以后的自然也没有发,不仅她失望,我也失望。一年又将结束了,但冯雪花的存折上很久没有被刷新,有时候我也希望它被新存款刷新一次——我也想看到每一个客户的脸上都绽放着喜悦的笑容。

与过去不同的还有:冯雪花再也不鄙夷地、明知故问地问“是中国银行吗”,很多时候也不直接咨询她的退休金问题。她每天都

会兴味盎然地告诉我们一个故事或者刚刚被她看到的新鲜事,故事大多是陶城鸡零狗碎的陈年旧事,如某女在“文革”时被扒光衣服游街后来被红卫兵轮奸之类,新鲜事往往是鸡毛蒜皮的日常小事,比如昨晚有人将死老鼠扔到她的厨房,两个捡垃圾的男人刚刚在西街打架,谁谁又突然死了等等,实在没有值得一说的故事或新鲜事,她也会指名道姓地说一些她认识的人的传闻甚至抨击一下日益糟糕的社会风气,反正不让自己的嘴巴闲着。她说话的时候,是站在窗台前,倚靠着台面,右手抓着暗红色的存折。我们不得不装作饶有兴趣地听她说事,每当听到值得一笑的地方我们也会慷慨而配合地报以一笑。

其实冯雪花也不是不明事理的人。她在窗口前不会待很久,一般是说完一件事便走了,走时还跟我们说一声“好啦,不耽误你们工作啦”,遇到顾客多的时候,她只说几句话便仓促走开,一般不会影响到我们的营业。冯雪花有时也许觉得没有什么趣事告诉我们,便送给我们一些花苗,大多数是普通的水仙、玫瑰、鸡冠花、三角梅,不知道她是从哪里弄来的,硬是要我们拿回家去种在阳台的花盆上,并且会经常关切地询问它们的生长情况,好像那些花苗是寄养在我们家里的孩子一样令她放不下心。我们常常敷衍地说,长新芽了,出新叶子了,或干脆说开花了,好看。其实我们都没有把花苗拿回家,因为它们太普通了,而且又不是春天,难料理。但听我们这样一说,她便信以为真,欣慰地说,“家里有花,才是幸福家。”有一次,她突然有意无意地对我说:“先前我也有一个幸福的家。”说得有点伤感,但她没有多说,我们也没有多问!新的一年到了,我们礼尚往来地给她送了一些中国银行的宣传性挂历,她很高兴,第二天说拿去送人了,并因此觉得颇有面子,她和中国银行的关系也似乎因此好了起来。

有一天早上,我惊讶地发现冯雪花的额头上有个伤口,用纱布包扎着特别醒目。我关切地问她,冯姨,怎么回事?冯雪花躲闪着说,不小心摔跤了,有人在我家门口扔了香蕉皮。令我们更为惊讶的是,元旦过后没几天,她竟兴冲冲走到我的窗口,掏出一堆钱和存折一起交给我:“数数,一共八元。”是一堆零零碎碎的角币,仿佛是从乞丐盘子里倒出来的。我说,冯姨,有钱存啦?冯雪花说,快要过年了,也得存些钱了。我郑重其事地数了数钱,正好是八元。她的存折终于又被刷新一次。冯雪花端详了好一会存折,发现没

有错误后又给我们说了一件趣事才走。可是第二天一早她又来把那八元钱取走了,还多取了五毛,存折只剩下三毛钱了。这一次,她脸色很不好,来的时候没跟我们打招呼,走的时候也没有说一声,走得很匆忙,当然也没有询问我们花苗的长势。

每近年终,营业所的业务都会成倍增多起来。我们因此很忙。在越来越浓的过年气氛中,我们关心起自己的每一个亲人和朋友。闲聊中小张突然惊呼:“好久不见冯雪花了。”这使我猛然想起,冯雪花似乎已经十多天没来了。于是我们稍有片刻空闲便猜测她为什么没来。她不来,我们反而好像缺少了一些什么似的,还是希望她隔那么几天便来一次,至少大年夜前应该来一次。

这一天的黄昏,我下班回家,经过旧人民食堂,拐过语录塔,穿过废弃多年的自行车厂,去探望一个朋友,经过和平巷的时候忍不住停下来往巷里瞧瞧。因为这里是氮肥厂职工聚居的地方——有一个小院子仍被称为氮肥厂宿舍,也许能偶遇到冯雪花。我从一条到处是垃圾的小巷进去,小心翼翼的,一会便听到了狗吠和男女的吵架声,巷道里的行人很少,偶然遇到一个挑着担子、担子里装着废旧的男人,他们的担子碰到了我也不说一句表示歉意的话。我正要装作生气地嘀咕两句,却被一个从一间瓦屋里冲出来的疯子吓了一跳。他是一个高大的疯子,蓬头垢面,目光凶险,向我扑过来。我惊惶地呼救,并扔下单车撒腿便逃。但小巷很窄,挑着破旧担子的男人挡住了我的去路,我说你快让让!那男人给我让开了路,我侧身走到了那男人的前面。跑了很远,我感觉到疯子没有追上来了才回头看,原来疯子被收破烂的男人阻拦住了。那男人正用扁担吓唬疯子,吆喝他回去。那疯子可能明白自己不是那男人的对手,才悻悻而回,转身消失在小巷深处。

我心有余悸地站在那里,央求收破烂的男人帮我把我扔下的单车拉过来。那男人热心地把单车拉出来送到我的手上,笑嘻嘻地说,妹子,你到这些地方干什么?天快黑了不怕抢劫?我笑笑。那男人说,刚才那个疯子是氮肥厂职工的家属,疯了好多年了,前几天又把他母亲打伤了,他经常打他的母亲,人疯了连畜生都不如。我敏感地问,他母亲是谁?那男人说,叫冯雪花,她差不多也算是个疯婆了,不过她还给我捡过一些垃圾。

此后还有一些与冯雪花有关的零零星星的消息。小张说,她看见过冯雪花在菜市捡菜叶,小韩说她看见过冯雪花在邮政局前

的垃圾堆旁和一个流浪汉为一只废纸盒争吵得轰轰烈烈，甚至还动起粗来，被流浪汉掴了一记耳光。小林还说，她看见冯雪花的右腿绑着厚厚的纱布——估计是瘸了，在西街口百货商场门前呆坐，屁股下坐着一只小破盘子——但她一直不敢把盘子端在手上，因此我们不能说她已经变成了乞丐。如果小林说的是真的话，也许是她儿子把她打瘸了。但我一直没有在营业所之外看见过冯雪花，而且我很久没看见过她了，我竟有点怀想她。

忽然到了大年夜。街市上张灯结彩，鞭炮声此起彼伏。我们也收拾东西准备回家吃年夜饭。我们首先送走最后一个顾客，把营业所的正门关上，然后我和小张抬起一箱子钱从侧门出来，放到运钞车上。运钞车已经在门外等候多时，运钞的司机看到我们走出来，跟我们开了一句暧昧的玩笑，我们都笑了，但那两个持枪的押运员没有笑，他们全副武装，一左一右，严阵以待，表情冷峻而威严，对周边的每一个行人、每一个可疑的动静都保持高度警惕，手指紧紧扣住冲锋枪的扳机。那些即将靠近运钞车的行人看到这个阵势都自觉而害怕地绕道而行，也有个别低头走路没有发现前面停着运钞车的人听到押运员厉声提醒、警告后赶紧拐弯疾去。

我们把两个装钞票的铁箱子都搬到运钞车上后，终于松了一口气，可以回家过大年夜了，大家的脸上都洋溢着笑容。然而，此时发生了我难以置信的一幕。在押运员准备关上车厢门的时候，一个头发蓬松的老妇持着一根拐杖从营业所对面的大街斜冲过来，动作迅速，直取运钞车。

站在右边的押运员老宋大喝一声：“干什么！站住！”那老妇并不停下，莽撞地靠近运钞车车厢，一把推开目瞪口呆的小张，一只手已经抓住车厢的门，另一只手要抓车厢里的钱箱。经验丰富而又高大剽悍的老宋对着那老妇果断地来了一个扫堂腿，老妇啪一声趴在地上，老宋一脚踏住她的背，枪口顶着她的后脑。另一个押运员一下扑上去，用右膝盖重重地压着老妇的腰，一手掐住她的脖子，然后反剪了她的双手，整套动作一气呵成，相当专业。我们被押运员的勇猛精干训练有素所折服，围观的行人也情不自禁地为他们鼓掌。

老宋把老妇提起来，抓起她的头发，仰起她的脸。这时候，我们都惊呆了。因为我们已经能清清楚楚地认出那老妇竟是冯雪花。她额头上的伤疤还很明显，但分不清是嘴巴还是鼻子在流着